

## 丘处机丝路行旅诗的内涵

刘文雯

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青海西宁

**【摘要】**丘处机，作为蒙元时期亲历丝绸之路的关键人物，在丝绸之路行旅诗的创作领域占据显著地位。其诗作不仅展现了丘处机对自然景观的敏锐观察力，还体现了他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其笔下的行旅诗作，既描绘了西域独特的异域物产与景致，又刻画了不同民族的民俗风情，更流露出对道教思想的深刻理解。丘处机以行旅为媒介，在山水之间探寻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赋予诗歌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这种融合了物产、民俗与道情的创作手法，使其作品成为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关键词】**丘处机；丝绸之路；行旅诗；内涵

**【收稿日期】**2025 年 6 月 13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7 月 15 日 **【DOI】**10.12208/j.ssr.20250295

### The connotation of Qiu Chuji's Silk Road travel poems

Wenwen Liu

School of Literature,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Abstract】** Qiu Chuji, as a key figure who personally experienced the Silk Road during the Mongol Yuan Dynasty, holds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creation of travel poetry along the Silk Road. His poems not only demonstrate Qiu Chuji's acute observa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s but also reflect his inclusiveness towards diverse cultures. The travel poems he wrote not only depict the unique exotic products and scene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but also portray the folk custom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further reveal hi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aoist thought. Qiu Chuji used travel as a medium to explore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in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endowing his poetry with a deeper spiritual connotation. This creative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products, customs and Taoist sentiments makes his works an important witness to cultural exchanges along the Silk Road.

**【Keywords】** Qiu Chuji; Silk Roads; Travel poetry; Connotation

丘处机是 13 世纪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的丝路行旅诗富有宗教哲学、政治智慧与人文关怀等多重意蕴。丘处机作为金元之际全真道的掌教，他是道教思想体系的革新者，也是将宗教理想付诸社会实践的践行者。“丘处机全面地继承了王嘉三教圆融的指导思想，并将它运用到宗教实践的各个方面。”<sup>[1]</sup>丘处机未冠之年，拜重阳真人为师。后转益多师，游学于磻溪、龙门等地。经年潜心修行，学道乃成。他的弟子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开篇记录了丘处机学道经过：

父师真人长春子，姓丘氏，名处机，字通密。  
登州栖霞人曰。未冠出家，师事重阳真人。  
既而住磻溪、龙门十有三年。真积力久，学

道乃成。暮年还海上<sup>[2]</sup>。

另外，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耕辍耕录》中亦记载了丘处机的身世和修道的大致情况：

祖父业农，世称善门。金皇统戊辰正月十九日生。生而聪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当为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辞亲居昆仑山，依道者修真。丁亥，谒重阳全真开化王真君（嘉）于海宁，请为弟子。戊申，召见阙下，随还终南山<sup>[3]</sup>。

丘处机出生于农耕行善之家，自幼聪慧，19 岁便辞别亲人出家修行。后来，拜全真教派创始人王重阳为师。

丘处机日后能有极高的诗词修养，离不开他的老师王重阳的教导<sup>①</sup>。

因受成吉思汗的“特诏延请”，丘处机在74岁那年，带领十八弟子跨越三万里山河，远赴西域，开启了其传播三教圆融思想的历程。起初，丘处机接到了成吉思汗诏令，但他并无西行之意。据李志常记载：“师闻行宫渐西，春秋已高，倦冒风沙，欲待驾回朝谒。”<sup>[2]</sup><sup>12</sup>当时，丘处机年事已高（73岁），且社会局势动荡不安，金朝统治者曾邀请其传道时，他婉言拒绝。究竟是何故促使丘处机最终踏上了西行的征途呢？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从《元史》的相关记载，以及他本人临行前所作的诗篇中，亦可觅蛛丝马迹，得些许线索与启示，据《元史》本传所载：

金、宋之季，俱遣使来召，不赴。岁己卯，太祖自乃蛮命近臣札八儿、刘仲禄持诏求之。处机一日忽语其徒，使促装，曰：“天使来召我，我当往。”翌日，二人者至，处机乃与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见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驰表谢，拳拳以止杀为劝。又明年，趣使再至，乃发抚州，经数十国，为地万有馀里。盖踈血战场，避寇叛域，绝粮沙漠，自昆崙历四载而始达雪山。常马行深雪中，马上举策试之，未及积雪之半。既见，太祖大悦，赐食、设庐帐甚饬。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sup>[4]</sup>

上述《元史》所记，显然极富神秘色彩与道学意味，其意在凸显丘处机的神奇，并彰显元太祖欲行仁义之功德。同时，也审足了成吉思汗为真命天子的合理性，丘处机拒绝金、宋之际统治者的两次征召，却欣然应允蒙元统治者的邀请，并说：“天使来召我，我当往。”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自己应召的原因，一方面向天下人宣布成吉思汗为蒙元统治者的合理性，他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使者。不仅如此，丘处机也表明自己此番出行，也是顺应天命而已。丘处机师徒一行“绝粮沙漠，自昆

崙历四载而始达雪山。”历经艰辛，抵达西域。他很清楚成吉思汗西征的用意，对其所问则：“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他明确地回答成吉思汗，若要统一天下，绝对不可以滥杀无辜；若要治理国家，要以敬天爱民为本；若求修生长寿，要做到清心寡欲。

事实上，无论是征天下，还是治国家，抑或养身，常怀仁爱敬天之心，常思清心无欲之念，这与道教，乃至道家思想相一致。尽管，成吉思汗并未全然听取丘处机的劝谏和忠告，但是对其敬重有加，“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成吉思汗认为丘处机的话非常符合自己的心意，并给丘赏赐虎符和玺书，不直呼其名，称之“神仙”。从这段文献中可知，丘处机西行前做了充分准备，他甚至仔细揣摩成吉思汗的喜好与心思，颇得其欢心，并呼之以神仙，对丘处机的尊崇尤甚。不仅如此，因丘处机西行言说得到成吉思汗的欢心，命其掌管天下道教，并免除道观和信徒的一切赋税。

丘处机西行并无全然阻止成吉思汗远征杀戮的行为，但是，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可忽略。尤其是在全真教的鼎盛时期，因受朝廷的保护政策，成了难民和士人的避难所，使得许多人免于灾难。据《元史》本传称：

“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召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奴役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sup>[4]</sup>乾隆皇帝赞赏丘处机劝成吉思汗“止杀”之事，称赞其为：“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至于丘处机西行目的，他在回复燕京宣抚王楫的诗篇中表述道：

旌旗猎猎马萧萧，北望燕山渡石桥。

万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别海山遥。

良朋出塞同归雁，破帽经霜更续貂。

一自玄元西去后，到今无似北庭招。<sup>[2]</sup><sup>12</sup>

诗首句“旌旗猎猎马萧萧”，诗人以视听交织的笔触，描写出旌旗蔽日，战马嘶鸣的战争场景。第二句则交代诗人从燕山出发，准备西行，“石桥”是一虚构之名。颌联言此行行程之遥、目的地之远，以及一路的艰

<sup>①</sup>据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未冠之年出家皈教门，陶宗仪记为19岁。按《周礼》规定，男子20岁行冠礼，两处文献所记年龄相差无几。

难，此行山海相隔，相会遥遥无期。颈联则抒幸有弟子、良朋随行，历经辛苦，心无所怨之情。“破帽经霜更续貂”句，诗人化用“狗尾续貂”典故，典出《晋书·赵王伦传》：“貂不足，狗尾续。”古代官员以貂尾作为冠饰，原指因官爵滥封，以狗尾冒充貂尾。后引申为以劣质物接续精华。丘处机在此此处反其意而用之，以“破帽”自比，意为自己才能平庸，却受到如此青睐，实为自谦之词。尾联诗人以老子西去布道自诩，表露对应召前往西域劝杀、传道的自信。“玄元”乃老子之尊称，唐代曾追封其为玄元皇帝。“到今无似北庭招”，言此行的效果。北庭在此处代指驻扎在西域的成吉思汗，泛指统治者，丘处机相信经过自己的西行努力，今后西域平安，再也不会因远征似成吉思汗的召见。

纵观全诗，诗人无论以“破帽续貂”自谦，还是自诩老子西行之壮举，均反映出丘处机期望在西行途中弘扬道教教义，并能如愿劝阻成吉思汗的杀戮行为，以期实现拯救天下苍生于苦难中的愿望。对此心愿，丘处机在西行途中为阎立本《太上过关图》作跋文时也有表达：“蜀郡西游日，函关东别时。群胡皆稽首，大道复开基。”<sup>[2]12</sup>作为道家学说的奠基者，老子在道教信徒心中的地位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而将道学视为“大道”并坚定践行之，亦是丘处机本人矢志不移的使命所在。

丘处机此行，其源于蒙古帝国统治者对长生之道的渴求，但在西行中，他始终坚守“功行双全”的修行理念，并融入儒家的“仁”，将个体修炼与济世度人相贯通的同时，弘扬儒家仁爱为核心的和平思想。他的丝路行旅诗中，既有对异域风物的细腻描摹，亦有表达对天下和平的向往，并暗含着“一言止杀”的政治智慧，折射出“天人合一”思想与游牧文明的深层对话。就诗歌内涵而言，其行旅诗描绘了所到丝绸之路上的山川河流、城镇关隘，以及所经之地的人文风貌。这些诗歌，如同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展现了蒙元时期丝绸之路沿线的地理环境与人文景观，以下分而述之。

### 1 殊方物产

丘处机师徒一行于1221年2月，经内蒙古兴和县至恒州西、昌州东北一带时，他写诗记录一路见闻：

坡陀折叠路弯环，到处盐场死水湾。

尽日不逢人过往，经年惟有马回还。

地无木植惟荒草，天产丘陵没大山。

五谷不成资乳酪，皮裘毡帐亦开颜。<sup>[2]27</sup>

恒州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西北部，昌州在今沽源县九连城，二者抚州为金世宗统治金朝时期的塞外三大重镇。

这是一首记述地貌、地况、物产的诗。首联描写地势，“坡陀”形容地形崎岖不平，“路弯环”即道路蜿蜒曲折。而“死水湾”说明了水源缺乏，且水体中含盐量高，不适合人畜饮用和灌溉田地，一语道出此地的贫瘠。颌联中“经年惟有马回还”句写尽了人迹罕至的荒凉。颈联“地无木植惟荒草，天产丘陵没大山”，则说明当地缺木少草的植被，荒凉的塞外，唯有一座座高过大山的丘陵连绵起伏，两句申足了首联之意。尾联之“五谷不成资乳酪”突出因土地贫瘠，无法种植五谷，人们只能依赖畜牧为生，吃食多为乳制品的生活状况。“皮裘毡帐亦开颜”，则描绘了即便环境艰苦，穿着皮衣，住着毡帐，人们也能乐观面对生活的乐观精神。诗歌以质朴的语言，表达诗人细腻贴己的心情。

1221年7月，丘处机一行经乌里雅苏台城（今蒙古国的扎布汗省的首府）南部一带，以诗纪行：

当时悉达悟空晴，发轫初来燕子城。

北至大河三数月，西临积雪半年程。

不能隐地回风坐，却使弥天逐日行。

行到水穷山尽处，斜阳依旧向西倾。<sup>[2]38</sup>

首联追忆了悉达（即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家修行创立佛教，在悟道之后，踏上旅途的情景，并以此为艰难行程的精神依托。丘处机师徒从出发地行至燕子城之后，向北行至大河，又向西行至积雪之地。尽管旅途艰难，仍继续前行。此诗涵盖了西行蒙古段的地形风貌和城池河流。“燕子城”，金代属抚州柔远县，即今河北张北县旧城。“大河”应是经过的陆居河（今克鲁伦河），王国维认为这是乌里雅苏台河；陈正祥认为这是流过乌里雅苏台南侧的河流，汇为舒鲁金河，再注入扎布汗河。尾联一句既是实况，亦不失意脉的圆融流转，虽山穷水尽，但夕阳依旧，也象征着丘处机一行人尚未停下西行的脚步，其景若此，其志犹然。

1221年中秋，丘处机师徒行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写有诗三绝句，可谓写在丝绸之路上的第一组诗，可命名为《金山》：

一

八月凉风爽气清，那堪日暮碧天晴。

欲吟胜概无才思，空对金山皓月明。

## 二

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秋。

秋水幕天山月上，清吟独啸夜光球。

## 三

金山虽大不孤高，四面长拖曳脚牢。

横截大山心腹树，千云戴日竞呼号。<sup>[2]40</sup>

三首组诗描绘了阿尔泰山秋季月夜的迷人风光，连缀成三幅金山秋景图。第一幅为金山皓月图：八月微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晴空万里，日落时分的景色更是美不胜收。诗人试图以诗歌来颂扬这番美景，却自愧才情有限，只好欣赏披满皓月银辉的金山。第二幅为金山秋夜图：金山南侧的大河蜿蜒流淌，秋水与天际交相辉映，皓月升起，金山似夜明珠般闪烁着璀璨光芒。第三幅为金山树木图：金山连绵逶迤，高耸却不孤高，它与周遭的景致和谐融合，相映成趣。金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木，高大挺拔，直插云霄，仿佛与太阳争辉。

三首诗，写丝路上的高山、茂林、河流、月光，由物象而意象玲珑，由意象而境界浑成。朴实的语言，自有清丽的风格，平淡而意味无穷。他以金山自比自己的人格，浑厚而不孤高。他的德性如秋夜的皓月，挥洒银辉印万川，清朗舒畅。西行之路漫长且劳苦，年逾古稀的丘处机看到如此壮丽景象，不禁由衷赞叹大自然的神奇，以抒浩然胸襟。

1221年9月27日，丘处机一行抵达阿里马城（今新疆霍城县境内），他以诗记录自金山至此，一路的景观：

金山东畔阴山西，千岩万壑攒深溪。溪边乱石当道卧，古今不许通轮蹄。前年军兴二太子，修道架桥彻溪水。今年吾道欲西行，车马喧阗复经此。银山铁壁千万重，争头竞角夸清雄。日出下现沧海近，月明上与天河通。参天松如笔管直，森森动有百余尺。万抹相倚郁苍苍，一鸟不鸣空寂寂。羊肠孟门压太行，比斯大略犹寻常。双车上下苦顿颠，百骑前后多惊惶。天池海在山头上，百里镜空含万象。悬车束马西下山，四十八桥低万丈。河南河北山无穷，千变万化规模同。未若兹山太奇绝，磊落峭拔如神功。我来时当

八九月，半山已上皆为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后衣家冷如铁。<sup>[2]51</sup>

这是丘处机写于西行途中的第一首长诗，描绘了一幅险峻而壮丽的山川图景。诗人以细腻的笔法，描摹山川的险要、自然的雄浑，以及季节更迭所带来的奇异美景。诗中的金山、阴山，是西行路上千万重银山铁壁的代表。溪水绕乱石而流的景象随处可见，巍峨的群山、参天的古树、苍郁的树荫、蜿蜒的山路、缓慢行进的车马，这一切构成了西行路上幽深、旷远、寂寥、荒寒、萧瑟的画卷，极富原始、冷寂的气息。诗人思接千载，回顾往昔与当下，曾艰难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们，赞叹在此架桥修路人的功德。诗中亦描绘了松树的挺拔身姿、山林的茂密与静谧，以及山势的陡峭险峻与天池海的宏伟壮观。

丘处机一行进入中亚地区后，所见地理风貌更加迥异，有诗云：

造物峥嵘不可名，东西罗列自天成。

南横玉娇连峰峻，北压金沙带野平。

下枕泉源无极润，上通霄汉有余清。

我行万里慵开口，到此狂吟不胜情。<sup>[2]56</sup>

首联中，诗人用“峥嵘”突出山峦的高峻，“东西罗列”描写山连绵不绝之势。颌联极力描写山峦绵延的辽远，颈联则描写高耸入云的山峰。诗人经万里之行，目睹丝绸之路上迥异的高山大川，茂林大树，表达对自然界的敬畏。“南横”“北压”“下枕”“上通”等词，极富表现力，凸显了域外景象的宏伟与辽阔。尾联中，诗人感慨面对如此壮景，深感言辞匮乏，唯有吟咏诗歌，方能抒发内心的情感。“到此狂吟不胜情”一句，则将诗人的情感推向高潮，其赞叹之意，不言而喻。

丘处机的行旅诗如实记录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他的行旅诗犹如一幅幅西行风景画，在模山范水中，寄托理性之思，也个人启发。远离中原的西域，不仅有迥异的自然风光，而且有独到的人文景观。西域，需要去发现，更需要去关爱。

## 2 民俗风情

丘处机的丝路行旅诗中，不仅有对西域自然风光的描绘，而且有对不同民族风情的记录。这些诗展示了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的行经路线，以及沿线的风俗民情，为后世探究蒙元时期民族融合、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丝绸之路沿线，是我国多民族集聚地，是多元

文化分布地,诸如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多样态并存。不仅如此,丝绸之路也是多元文化在碰撞中交汇融合的舞台桥梁。在文化融合中,多民族间逐渐形成共识。因此,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建构、共筑的典范。蒙元时期,这一现象尤为突出。丘处机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促进者,更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他以朴实的笔触,用诗的文体,忠实地记录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的饮食、居所、服饰、节庆等生活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等,一首首诗歌,宛如一幅幅生机盎然的异域风情图,淳朴真诚,风姿摇曳。

《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李志常写一篇文章,描述于1221年5月,师徒一行人行经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的民俗风情:

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众星乃见。须臾复明。时在河南岸(蚀自西南,生自东北)。其地朝凉而暮热,草多黄花。水流东北,两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庐帐。行十有六日,河势绕西北山去,不得穷其源,其西南接鱼儿冻驿路。蒙古人喜曰:“前年已闻父师来。”因献黍米十有五斗。师以斗枣酬之。渠喜曰:“未尝见此物。”因舞谢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渐见大山峭拔,从此以西,渐有山阜,人烟颇众,亦皆以黑车、白帐为家。其俗牧且猎,衣以韦毳,食以肉、酪。男子结发垂两耳。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回。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人庐帐须低徊。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有上古之遗风焉。<sup>[2]31-32</sup>

文章详细记录了于五月初一正午时分遭遇日食的现象,以及记录了蒙古民族以黍米作为献礼的传统习俗。同时,作者介绍了当地的独特风俗:人们以放牧和狩猎为业,穿着皮制衣物,以肉食与奶酪为主要食物来源。男性通常将头发编成发结,从双耳垂下来;女性则戴着两尺高的桦皮帽,常罩着黑色或褐色的织物,富贵之家则选用红绸装饰,帽尾形似鹅、鸭,此类帽子被称为“故故”,很忌讳被他人触碰,进出帐篷时,低头以防触碰。当地民众没有文字和书籍,主要通过口头约定,或刻木为契的方式达成约定。获取食物后,众人共同享用;遇到困难时,则争相援助。面对命令从不推诿,承

诺之事绝不更改,颇具上古遗风。丘处机特以诗歌形式记载此事:

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

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

饮血茹毛同上古,城冠结发异中州。

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sup>[2]32</sup>

丘处机描写在旷野无垠的边地,游牧民族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地上,他们多以生吃食物,怪异的发式,异于中原。在丘处机看来,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过于落后,甚至紧接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他感慨中华文化尚未浸润边地,自古以来,这个地方的人们只管自有生活。后世通过丘处机的丝路行旅诗,方可了解蒙元时期塞外人民独有民族特色的风俗,以及多元文化并存的生态。

“二月经行十月终,西临回纥大城墉。塔高不见十三级,山厚已过千万重。秋日在郊犹放象,夏云无雨不从龙。嘉蔬麦饭葡萄酒,饱食安眠养素慵。”<sup>[2]60</sup>这首诗描写师徒一行驻留回纥城的生活。他们欣赏异域风光,满足嘉蔬麦饭和葡萄酒。西域回纥城有孔雀和大象,这些珍惜动物,都来自相距数千里的印度国。西域回纥城,虽然干旱少雨,但有美酒佳肴,令人惬意。

回纥地区居民不信奉佛教与道教,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城里有砖砌的塔,高不过13级。这种塔叫做宣礼塔,亦称唤拜塔,是回纥城里常见的建筑物,用来召唤信徒礼拜。“回纥邱墟万里疆,河中大城最为强。满城铜器如金器,一市戎装似道装。蔚簇黄金为货赂,裁缝白氍作衣裳。灵瓜素椹非凡物,赤县何人构得尝。”<sup>[2]76</sup>诗歌描写回纥城里独特的器物,城里到处都有金灿灿的铜器,这些都是回纥人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器皿。教长用长达三丈二尺的细么斯布缠绕头部,并以竹子为帽子骨。城里的街市上堆放的灵瓜、素椹随处可见,但此物非凡物。

丘处机的诗歌,语言质朴平实,通俗晓畅,不刻意选择,亦不苦心经营,以写实笔法将西行途中所见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物产逐一记录,真实展示西域风情。他的诗极富纪行特征,不虚构,不夸饰,如摄像机将所有纳入镜头的物象、事象如实记录,读他的诗,异域风土人情如在目前。

### 3 道情哲思

基于传播道教教义初衷和追求功德圆满、关怀众生的理念,丘处机的丝路行旅诗极富道教思想和道情,

甚至贯穿在他西行的全部诗歌中。这里的道情指道家的感情、情趣,体现道家淡泊名利、顺应自然、追求逍遥自在的情怀,在一些诗词、文学作品中常用来表达作者对道家生活方式或思想境界的向往。丘处机的道情源自于他对自身修道的理解和体悟,“修道实际上就是让心安闲,渐渐真阳充满,以求寿比天齐”<sup>[5]</sup>。一般而言,道情是中国传统曲艺形式,源于唐代道教经韵,初为道士传道布教、抒发宗教情怀的说唱艺术,后发展为融合诗词、音乐的民间曲艺,内容多宣扬劝善积德、自然之道。据耶律楚材《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其一所记内容:“幽人呼我出东城,信马寻芳莫问程。春色未如华藏富,湖光不似道心明。土床设饌谈玄旨,石鼎烹茶唱道情。世路崎岖太尖险,随高逐下坦然平。”这里的道情,即道情艺术,丘处机偶尔会唱道情。而所谓“道情哲思”,并非指道情艺术形式,而是特指蕴含在丘处机丝路行旅诗中的体道内涵、济世悲悯情怀、德行教化情怀。

换言之,丘处机行旅诗的道情,即诗人在西行途中因物而感发的富有人文精神的道德情怀和教化思想。丘处机是全真教代表,诗中的道情,既是宗教层面的道教之情,也是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其诗中的道情抒发,与丝路沿途所见的客观景象不无关系,他看到西域荒寒、干旱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的民众,自然生发悲悯之情;他目睹异域人民近乎茹毛饮血的生活,他产生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之感;他眼见西域奇绝险怪的山峰,顿生超越自然,追求永恒之思。与普通道情所不同的是,丘处机丝路行旅诗中蕴含的道情,更具有广泛意义和现实价值。

1220年5月,丘处机一行人至德兴(今河北涿鹿)龙阳关度夏,与众多道友游历龙阳关峡谷,观赏清幽的峡谷、高耸的群山、茂林松塔、秋露晚霞,他写诗表达对“道”的体悟:

## 一

入峡清游分外嘉,群峰列岫戟查牙。

蓬莱未到神仙境,洞府先观道士家。

松塔倒悬秋雨露,石楼斜照晚云霞。

却思旧日终南地,梦断西山不见涯。

## 二

午后迎风背日行,遥山极目乱云横。

万家酷暑熏肠热,一派寒泉入骨清。

北地往来时有信,东皋游戏俗无争。

溪边浴罢林间坐,散发披襟畅道情。<sup>[2]17</sup>

在第一首诗中,作者将龙阳关峡谷喻为蓬莱仙境,时刻回忆曾经在终南山居住的时光。“终南地”特指秦岭终南山,是丘处机恩师王重阳的故里。“终南地”是他的精神故乡,心灵归宿。“梦断西山不见涯”句,表达诗人对道教圣地终南山的无限向往和对师父的缅怀,也蕴含着他对教旨的追求。

第二首诗中,诗人描写异域连绵不绝的山峦和寒暑交替的气候,表达自己与世无争的淡然之思。尾联“溪边浴罢林间坐,散发披襟畅道情”中,诗人抒发欲暂住林间心神旷达之情,表达愿意在清静的大自然中,散发披襟,尽情地舒畅道情。究竟所舒的道情内容如何?作者并未言说,却意味无穷,令人遐思,此与陶渊明《饮酒》之“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所怀有的道情,并非一般教徒所谓的超越自然,任自逍遥的情思,而是富有哲思意蕴。自有一种萧散、疏朗、自由的风度。这首诗因尾联更有无穷的情味和意境,诗中既蕴含了魏晋名士的洒脱,又兼道教超凡脱俗的神韵,品读之,令人心境豁然开朗。这两首诗是丘处机在自然中体悟道情的代表作。

丘处机以“道眼”观西域奇景,以慧心体万物本源,赋予自然以宗教意涵。如《宿轮台之东南望阴山》中:

“雪岭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难观”,表面上在描写博格达神圣的雪峰,实际上暗喻修道者需超脱尘俗。

“岩深可避刀兵害,水众能滋稼穡干”两句诗,则以山水寄托乱世中避祸安民的理想,体现道家清静无为与儒家仁政的融合。吴光正在《〈长春真人西游记〉诗词的创作旨趣》一文中评价说:“用道眼观世界所抒发的‘道理’和‘道情’彰显了丘处机用自己的阅读体验、山居斗闲体验观察漠北、西域景物的独特感受,并形成了‘清雄’的诗风。”<sup>[6]</sup>可谓精准之论。丘处机在穿越天山时,以“高如云气白如沙,远望那知是眼花”(《阴山途中》)描绘雪峰横亘千里的雄浑,末句“从古到今常不坏”,暗合道家对自然永恒性的体认。李修生先生认为,此类诗将天山雪色升华为“道”的具象,在“横空千里雄西域”的咏叹中,彰显“破除妄念后的心境空明”,可谓洞见。

实施道德教化是丘处机丝路行旅诗的道情的另一重含义。西行路上,丘处机目睹异域“饮血茹毛同上古,

城冠结发异中州”的民众极原始、落后的生活习惯，他感慨其因在于“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他希望能够西域推行中原文化，在先进文明之风的熏陶下，逐渐改善人们的生活陋习。他希望广布道德教化，以此浸润人们的思想，提升他们的道德修养，促进西域社会的文明进程。这不仅是一种情怀，而且是一种使命。他以传布道德，播撒文明的为己任，任重道远。

丘处机在西域时，得知宣差李公东归，托他带诗为东方的道教信徒，以此表明自己西行的初衷和宏愿：

当时发轫海边城，海上干戈尚未平。

道德欲兴千里外，风尘不惮九夷行。

初从西北登高岭，渐转东南指上京。

迤迤直西南下去，阴山之外不知名。<sup>[2]75</sup>

在诗中，丘处机点明西行之“干戈未息”的局势，并阐述西行的缘由，即为了向千里之外的西域传播道德，不畏艰辛远赴蛮荒地。颈联想象自己完成使命后的返程情景。尾联表达了对道义传播道德教化的信心，也说明此行路途之远，和布道之难。诗歌展现了丘处机对传播道德教化的执着追求，也体现出他淡泊名利的情怀。

丘处机在丝路传播道德教化，是一种可贵的弘道精神。1222年春分，他在撒马尔罕与耶律楚材相遇，二人的唱和诗中处处流溢着对中西文明的深刻思考，也体现出丘处机弘道布德的迫切心情。李修生先生认为：“丘楚唱和本质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感。其诗作将中原礼义融入西域，实践孟子‘用夏变夷’的教化理念——舜为东夷人，文王为西夷人，皆因践行华夏礼义而成为圣人。”<sup>[7]</sup>综合丘处机丝路行旅诗的内容，他感叹西域某些地区民众生活的落后，甚至和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庶几无差别，他勠力推行三教合一的思想，在遥远的西域，播撒汉文化的种子。

东归途中，丘处机亦写下一篇教语出示众人：

万里乘官马，三年别故人。

干戈犹未息，道德偶然陈。

论气当秋夜，还乡及暮春。

思归无限众，不得下情伸。<sup>[2]92</sup>

首联喻指丘处机遵奉使命西行，历时三载，未尝得

见故乡亲友。颌联交代尽管战事犹未息，而推行道德教化的使命不可停止。颈联点出在秋夜，探讨养气修道的真谛，及至春末，方萌归家之念。尾联抒发思归心切，却不能尽情诉说思念之情。诗人这种无奈之情，绝非一时难以归乡之叹，实则蕴含了对西行使命的深刻反思，以及对道行传播是否广远的忐忑不安。

济世悲悯之情是丘处机丝路行旅诗道情的又一重含义。年逾古稀的丘处机不惜以高龄冒着抛身异域的风险西行觐见成吉思汗，旨在劝其“止杀爱民”。如前所述，他的《复寄燕京道友》诗，充分体现了诗人济世救民的悲悯。他写道：“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记下，今年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sup>[2]22</sup>直言西域战乱的惨状，并以“一自玄元西去后，到今无似北庭招”<sup>[2]12</sup>的诗句自比此行如老子西行化胡，将济世使命与道教救赎理念结合，以此映照“修贤劝善”的道情传统内涵。

在表达道情方面，丘处机的行旅诗除了直接抒发外，善于采用哲学思辨加以展现，内涵深刻，极富思辨性特征。譬如，当和道友挥泪告别时，丘处机赋诗言志道：“生前暂别犹然可，死后长离更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轮回生死苦难甘。”<sup>[2]21-22</sup>诗人表示，人可以勉强接受分别，因为只要人活着，总能相逢。却无法承受生死永别。诗人劝慰朋友，世间纷扰不断，是非之心难以平息，轮回生死的苦，实在不愿承受。诗反映了丘处机以道教观，辩证生命中的生死困境。同样的心境，在其词作《凤栖梧（其二）》中亦有流露：

#### 凤栖梧（其二）

日月循环无定止，春去秋来，多少荣枯事。

五帝三王千百祀，一兴一废长如此。

死去生来生复死，生死轮回，变化何时已。

不到无心休歇地，不能清静超于彼。<sup>[2]62</sup>

词中，作者说明大自然中，日月循环从不停止，四季更替，从不停息，时光的消逝与自然界的恒久循环，这是自然之道，兴衰荣枯，不过是寻常事。人类社会亦然。尽管如传说中的五帝三王，他们曾经的辉煌已远逝。历史的盛衰兴替，生命的生死轮回，从无止息。他以思辨的眼光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待人类生命，虽不乏宗教轮回观，却也透露出通达和睿智。词末两句，意在阐述人只有达到无欲无求之境，方能获得真正的宁静与超脱。全词意蕴深远，富含哲理，道情浓郁，引人深思。

丘处机也在诗中，曾阐述西行的目的和意义，颇具思致。1221年8月，他和弟子行至内蒙古境内时，写诗道：

某也东西南北人，从来失道走风尘。

不堪白发垂垂老，又踏黄沙远远巡。

未死且今观世界，残生无分乐天真。

四山五岳多游遍，八表飞腾后入神。<sup>[2]39</sup>

这是一首纯粹的道情诗，丘处机自称是漂泊四方的人，迷途于世事风尘中。虽然，难以承受白发渐生、年华垂暮的悲哀，却又踏上黄沙漫漫的西行路。人只要没死，依然要放眼大千世界，观览世间万象，洞察万事。余生已残，无缘享受乐天知命之趣。然而，四山五岳大多游历已遍，历经八荒腾飞之后，终得精神超脱之境。尽管西行充满艰辛，丘处机依然坚守着道情和信仰，并怀揣着终得解脱、步入大道的坚定愿望。

丘处机的丝绸之路行旅诗，基于道情的抒发与信仰的坚守，其以极富思辨的眼光体察丝路上的事象、物象、人象，以开阔的视野洞察人情物理，以融通的思致理解文化差别，向世人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的风情、风景，以及战争。不仅如此，他的丝路行旅诗是一位风烛残年的长者，在西域身体力行地致力于传播道德教化、点燃文明之光的见证，是他将道情思辨与修行实践相结合的表征，他以诗歌揭示丝绸之路不仅是贯通中西的贸易之路，也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路径。

“回顾中国古代的行旅诗，除了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之外，又能够看到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领略其中隽永幽婉的意趣风致”<sup>[8]</sup>。丘处机的丝路行旅诗，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一次心灵与哲思的深刻探寻。这些诗篇，宛如历史的见证，记录了那个时代从北域至西域乃至中亚

的地理环境与民俗风情，他将道情人情与现世时局紧密联系，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通过对丘处机丝路行旅诗歌的研究，我们不仅能够领略到蒙元古丝绸之路的路线风貌，更能深刻体会到诗人在旅途中所经历的心灵历程，以及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乃至文化思想交流上的繁荣景象。

### 参考文献

- [1] 唐代剑著.《王嘉 丘处机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
- [2] (元)李志常撰、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 [3] (元)陶宗仪撰、李梦生校点.《南村辍耕录》(卷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12.
- [4]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百二)[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76:4524.
- [5] 《磻溪集》卷四《示众》,《道藏》第25册:829-830.
- [6] 吴光正.《长春真人西游记》诗词的创作旨趣[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7.
- [7] 李修生.《天山联吟——耶律楚材与丘处机西域唱和诗》[J].古典文学知识.2021:4:42.
- [8] 王子今.中国古代行旅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